



触摸生活

蒙田写作随笔的日子

〔英〕索尔·弗兰普顿 著

周玉军 译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触摸生活

蒙田写作随笔的日子



〔英〕索尔·弗兰普顿 著

周玉军 译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6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触摸生活：蒙田写作随笔的日子 / (英) 弗兰普顿著；
周玉军译. —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5

ISBN 978 - 7 - 100 - 11234 - 5

I. ①触… II. ①弗… ②周… III. ①蒙田,
M.E. (1533 ~ 1592) — 生平事迹 IV. ①K835.65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086945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触 摸 生 活

〔英〕索尔·弗兰普顿 著

周玉军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ISBN 978 - 7 - 100 - 11234 - 5

2016年1月第1版

开本 889×1194 1/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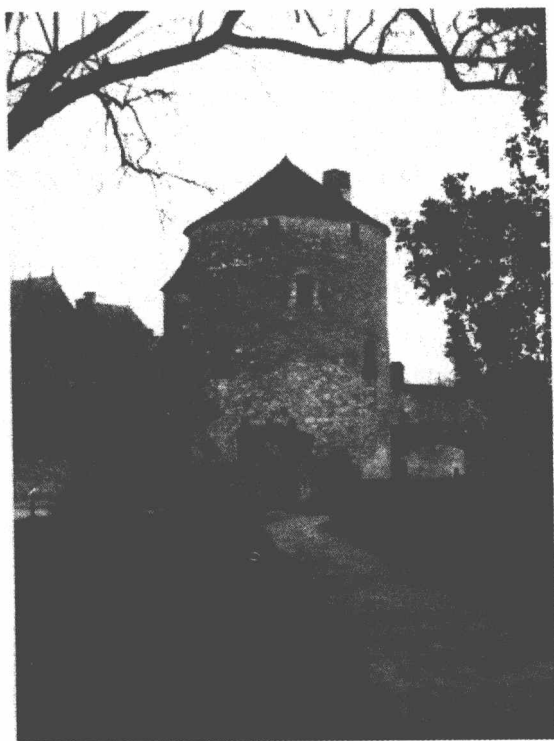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

印张 9 1/4

定价: 48.00元

我们每个人都比自己想象的更为富有。

前 言



蒙田的塔楼（索尔·弗兰普顿摄）

16 世纪末年，某日，米歇尔·艾康·德·蒙田老爷于书房中登高刮去了早些年刻在屋顶木梁上的一行文字。这是一座圆形塔楼，就在城堡的一角，书房在塔楼的三层。从书房的窗户望出去，蒙田老爷能看到自己的花园、庭院和葡萄园，城堡的大部分都可收在眼底。蒙田城堡建在一座不高的山丘上，严整气派，南方几英里外是多多涅河（Dordogne），东距波尔多市约三十英里，属于佩里戈尔省（Perigord）。

把蒙田围在当中的，是他的千卷藏书。上下五层的书架环墙而立，四面八方都是书，他随手取读，“不讲次第，毫无计划”。间或掩卷起身，绕室踱步。书房直径 16 步，绕行一周约五十步。头顶横梁上，蜿蜒盘曲地刻绘着出自《圣经》和古典作品的文句，有如缠绕着树干的藤条。

蒙田从木梁上刮掉的，是古罗马诗人卢克莱修（Lucretius）的一行诗文：Nec nova vivendo procuditur ulla voluptas，即，年齿长不会予人新喜乐。这是他从前深会于心的一种情绪。和同时代的大多数思想者一样，蒙田信奉基督教的斯多葛式的人生哲理，把此生视

为来生的准备，认为哲学的任务，是让人坚强，以面对命运的无常。对于人生的苦厄，蒙田有切身的体验：他的第一个女儿，出生两个月就不幸夭折，其后又有四个子女在襁褓中死去；他的弟弟被网球击中头部，竟然因此惨遭横死；艾蒂安·德·拉波哀西（Etienne de La Boétie），他最好的朋友，三十出头就死于疫病；而他深爱的父亲，因患有肾结石，经受了漫长的病痛折磨之后，不久前才病故。此外，惨烈的宗教战争正在全国蔓延，蒙田所在的地区已经遍地兵燹，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势同水火，父子反目成仇，屠杀和谋杀踵相继起。

故此，蒙田辞去法院职务、归养故里之后，用拉丁文在塔楼小工作间的墙上刻写了一段话，表达出自己意图隐遁避世、无牵无挂地静候死亡的心愿：

米歇尔·德·蒙田，久役于法院及公众事务，劳倦已极，幸而躯体尚堪称全健，遂辞去公务，于主历 1571 年 2 月最后一日，也即他三十八岁生日这天，重返缪斯怀抱；这祖传的庄园，将成为专供他悠游、休憩的隐息佳地，如果命运许可，便在安宁中遣此残生。

选择生日这天作为隐居的开端，表达出一种对宿命的悲观，暗喻着这将是他人生命途的起点。就这样，很快也要遭受夺去他父亲生命的同一种病痛折磨的蒙田，卸下公职，回到了这座圆形塔楼，回到了这间位于塔楼三层的书房，希望能不受打扰地在此安度“残生”。



今天，蒙田因为《随笔集》而蜚声于世。《随笔集》也许是文艺复兴时期最为重要的文学作品之一，可与莎士比亚的戏剧以及《堂吉珂德》比肩。在这些文章中，蒙田“尝试”^①过的话题从“战争艺术”到“无所事事”，从“酒醉”到“大拇指”，几乎无所不包。退隐几年后，他便开始写作，一直到去世，近二十年中不时增益新文，最后，《随笔集》已经成了一座展现文艺复兴时代人们信仰、观念的令人瞩目的汇典。

但是，从书房屋顶刮去卢克莱修诗句的举动，也标志着在蒙田的写作历程中，他的人生哲学发生了重大转向——关注的中心从“死亡”转向了“生活”。

父亲之死以及挚友拉波哀西面对死亡时表现出的斯多葛式的克制与坚韧，对蒙田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隐退回乡时，想得最多的，就是死亡。“探究哲理是为了学会如何面对死亡”——这是他写作随笔之初的一篇文章的标题。但是，随着写作生涯的推进，蒙田终于把这种消极的人生态度抛到身后，转而拥抱一种完全不同的哲理，认为“幸福的源泉，在于快乐地生活，而不是……愉快地接受死亡”。像詹姆斯·斯图亚特（James Stewart）在电影《美好人生》（*It's a Wonderful Life*）中所饰演的人物那样，蒙田开始拒绝绝望，开始去感受生命那朴素的纹理与质地；而他的随笔，也从单纯的消遣，逐渐演进为他“回放”或者说重新体味自己人生的一种方式：“我想让生命更有分

① 蒙田《随笔集》的法文标题 *Essais*，原为尝试之意。——译者注

量；我想以同样的快捷，截住飞逝中的生命，抓住它……拥有的光阴越是短暂，我就一定要更充分、更深入地加以利用。”

确实，蒙田的文字中溢满了“生”意。在约 50 万言的百余篇随笔中，他记录了掠过心间的每一个想法、每一种情绪和滋味。睡眠、忧伤、气味、友谊、儿童、性以及死亡，都是他文章的话题。作为最后的见证，他还写了一篇谈论经验的文章，对人的生命这一奇迹本身进行思考。

对人生中各种痛苦、矛盾和愉悦的探讨，贯穿在他的《随笔集》和《旅行日志》（去意大利的旅途见闻）之中。在枪炮声响起时，是该跳开还是低头闪避？或者站立不动，甚至向敌人冲去？蒙田如是问。18 岁之前不应饮酒，18 岁到 40 岁之间饮酒应适度，40 岁之后，不妨常赴醉乡，这是他援引的柏拉图的话。佛罗伦萨的妓女“一般般”，意大利男人爱大胸，这些都没逃过他的眼睛。他丢了钱包，戳伤了自己的眼睛，乘雪橇下了塞尼山（Mont Cenis）。此外，他还在比萨见到了博学的布罗博士（Doctor Burro），后者送了他一部研究潮汐的专著。

不过，他有兴趣探究的话题尽管看似漫无边际，却共有一个不变的内核：他对自身的感受与体验。因为蒙田正站在过去千年人类两大知识脉系的分水线上，一边是中世纪基督教幽暗的穹顶，一边是 17 世纪科学及其让人心惊的萌苗，而日常生活，在这两大脉系中，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贬抑：前者强调其短暂无常，与罪恶牵连，后者则等同于物质和机械。前车已过，后车未至，蒙田就像是在静悄悄的站台上等车的旅客。然而，在这寂静的间隙，在 16 世纪末期的几十年间，生活也开始舒展它的叶片。蒙田所发现的，正是属于普通和平凡的力

量，是此时和此地的价值。其核心，是这样一种观念，即我们每一个人——他拿自己作为最主要的例证——都有一个独特的看待世界的方式。他说他认为自己“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人，只除了一点，即我认为自己非常普通”。

故此，蒙田的随笔，可以看作是西方文学中对于人的意识首次恒久不懈的呈现。这并不是说，此前的时代里人们从来没有自觉意识，或者从未出现过个人生活的记述，奥古斯丁（Augustine）和阿贝拉尔（Abelard）的著述即是显例。但确实还没有人如此关注过生存的实际体验，或者从人生中发现道德教益，以之证明政治和宗教宽容的正确，并为活下去提供了理由。16世纪的基督教-斯多葛主义把身体和感官视为征服的对象，人们应学会对其不屑一顾，为了道德和宗教上相应的好处，生命也可以轻易抛弃。但是蒙田拒绝如此淡漠地看待生命，并在自己的随笔中，为生存、为活在对生命的感受之中找到了理由。紧身上衣的气味和耳孔中的刺痒都能引发他的思考；每到一地，他都不忘品尝一下当地的葡萄酒和饮水的味道（“闻起来有股硫磺味，还有一点咸”）；打阳伞固然能给脑袋遮阴，可是抵不过胳膊太累；各种灌肠剂的效用也被他记在笔端——“让人不停地放屁”。他呵自己的痒；梦到自己在做梦；他甚至让人把自己从睡梦中唤醒，“这样我就有可能一窥梦中的世界”。

对蒙田来说，人应积极主动而非被动消极地生活。他表现出的生命活力，甚至让轻不许人的尼采也赞叹说：“这个人和他的文字，真的增加了活在这世上的乐趣……如果必须要回到那个时代，我想自己也能够安于在一个有他存在的世界里生活。”



但是这位 16 世纪加斯科涅 (Gascon) 贵族的心声之所以值得我们倾听，还有另一个缘由。

现代哲学——有的人会说是整个现代世界——在蒙田之后约 30 年，从笛卡尔的一个问题开始。笛卡尔躲在一间有炉火取暖的屋子里，思索着他心目中最基本的哲学问题：什么是我们可以确然相信为真的？答案就是“思考”。他那精警的表述：*Cogito ergo sum*（我思故我在），从此而后，便成了哲学家们离不开的话头。那座笛卡尔和其他 17 世纪的哲学家们建造起来的巨大的、玻璃和钢铁的理性教堂，把蒙田不起眼的塔楼挡在了背后。蒙田——一个喜欢舞文弄墨、有些怪癖的乡下人，虽说时常有幸被错当成启蒙运动的政治理论家孟德斯鸠——已经悄无声息地滑到了学术的地平线之下。

但蒙田可以是我们在笛卡尔哲学之外的另一种选择；他提供的是一种更以人为中心的观念，尽管从不号称有什么真理在握，可也不会像追求绝对确定性的学说那样，流弊所及，与 20 世纪的集权主义运动以及现代西方社会道德虚无的个人主义都难脱干系，其中利害已为识者所察知。

笛卡尔哲学的核心，是析分式的认知原则，它是让世界变得清晰起来的一种努力，这个世界因宗教和政治动荡而一切都变得不确定了。作为他的“方法”的一个步骤，笛卡尔说，知识问题应被“分解”成“尽可能多的部分”，并且，只有那些能够被“非常醒豁分明”地认知的对象，也即独立于它物者，才应被看作是真实的。这一原则，是他把身心两分的基础：在他看来，心是“单一混同的”，却

“无法设想有什么肉体或外在之物，是不能被我轻易分解的”。对笛卡尔来说，真正的知识相当于一幅井然一体的图景，譬之以城市，用他的话说，就是由“同一个建筑师”设计，而不是“出于众手”，任其顺遂自然地无序生成。

蒙田所凭据的，则是一种由来既久、更少锋锐，或许也更值得敬重的为学求知的本能——一切近求同。他无意于对事物进行定义和分解，而是想把它们拢在一起，接近它们，同时也接近他自己；他不去追寻那些使自己和俗世庸众截然分离的确定性，而是把互信的原则，置于重要得多的地位——在《随笔集》中，他起首便告诉读者，“这是一部诚信的书。”对于蒙田来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知识的首要发生地，如果相互的信任得以恢复，就能形成共识与宽容，真知也会接踵而至；对恒常和确定性的追求，在他看来，不过是换了一种面目的偏执。笛卡尔与蒙田在观念上的差异，如果结合他们各自的性格及所处的环境来考虑，或许会更增明悟：前者身在异国，躲进封闭气闷的小屋，与世隔绝，斩断“牵挂”，不受任何“强烈情绪”的干扰（晚近的一种传记称他是一个“孤僻、易怒且过分敏感的人”）；相反，居于法国宗教战争的腹地地带、笔耕不辍的蒙田，身为领主，又是一个在交战的不同派系间奔走弥缝的使者、说客，竭尽所能地化解着“这些让我们如今分崩离析的派系纷争，以及派系内更琐碎的分歧”。

因为，身处战乱之中的蒙田逐渐看出，对政治和宗教明确的追求，区划百端而思定于一尊，是在给这些纷争火上浇油。古人那种淡漠寡情的斯多葛主义——笛卡尔所认同的道德哲学——尽管仍被一些人视为理想的生存状态，蒙田已经认识到，它只会加剧纷争，阻碍人们对自己的意识和感知，隔绝对他人的理解，并且导致麻木不仁，对

杀戮以及毫无来由的暴虐不以为怪，甚至于喜闻乐见。

蒙田决定就近寻找属于他的道德律，先从对自己的审视或者说“尝试”入手。他所发现的，是关于生存中向来不为人所知的体验——不为人知，固然是由于基督教会多少个世纪的道德说教，同时也因为这种体验太平常，无时不在，结果导致人们视而不见。笛卡尔通过心身的区分，在自己和他人以及他人的身体之间划清了界限；蒙田则把同自己肉身的关系视为一扇大门，通向的是“人类的普遍共性”，进而是整个人类社会。就这样，自我认知先让我们了解自己，然后由己及人；要懂得他人，先要认识我们自己——从现代角度看，这是一个逻辑悖论，在蒙田而言却不是问题。

于是乎，蒙田在他的随笔中便秉持着一种对差异和不同的接纳态度，但这些不同，是以人们之间的相似性为前提和基础的。旅行在他眼中，是“借着与不同的人物接触来打磨心智”的一种方式。在意大利的时候，他写东西就用意大利文，回到法国便用回法文；他记录从新世界巴西地方传来的情歌，无意间可能成了世界性音乐的头一个乐迷；他钦佩土耳其人为庇护动物设立善堂，还好奇地猜想大象是否有自己的宗教信仰。简言之，蒙田认为我们最根深蒂固的信念，也不过是因循旧习，他的怀疑主义导向的是同情，而不是某种确凿的真理。就这样，蒙田的随笔，褪去了初期斯多葛式的冷峭，从对战术谋略的痴迷中脱出，转而探究起各类人、物的心理状态：朋友、敌人、动物、食人族、天主教徒、新教徒、犹太教徒，可说无所不包。他甚至问自己：“我跟猫玩的时候，焉知它是不是也在跟我玩？”

最为重要的是，蒙田逐渐形成了一套自己的人生哲学，立足于身边平凡普通的事物，由我们的自然禀赋提供养分，不受斯多葛主义、

教条主义和怀疑主义的人工添加剂的污染。他不向理性的大教堂寻求庇护，而是在生死交汇的海岸线上细细爬梳，并用自己发现的东西建造起一幢可以栖居的小屋，它以沙子、贝壳、友情、性爱、跳舞、睡眠、西瓜和葡萄酒为建筑原料，以他的一次落马、一次击发火枪，以他的狗、他的猫、他的肾结石以及他周围的景物和声响为素材。构成这小屋的，当然还有他自己和他写的书。这部书，他说，“与它的作者同质，只关乎我自己，是我人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和他的书“携手相伴”，缓步走过生命中的每一天。他没有探臂过顶去苦求确定的答案，而是让我们关注自己的立足之地；他不去追寻超越人类的真理，而是提出了一个更为简单，却重要得多的哲理问题：“我有没有浪费自己的时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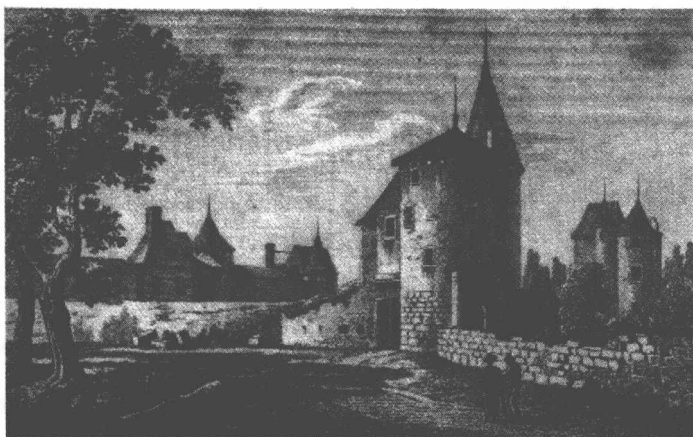
“我们永远不能安居，总是舍近求远。”蒙田的写作，正是归返家园、走近自我的一种努力和尝试，让他在家的荫底下，登上楼梯，坐进书房的椅子。然而，回归的蒙田，同时向着他的读者伸出手来，以极和煦友善的态度，把自己介绍给我们，不单是通过了解他的思想，还让我们看到他的房子、他的葡萄园，知悉他的藏书和写作，熟悉他的握手、他的微笑和他棕色的头发。他说，我们“真真是肉体凡胎，奇哉！”而从其他人身上看到相类的表现，反过来又会增加我们对于生命的体悟。蒙田先是在自己身上发现了这一真相，继而推及朋友、家人、仆人、邻居、德国人、意大利人，甚至人类之外的其他的生物，并最终赋予我们读者一种非常亲近的体验。

蒙田从始至终地提醒我们，如果有珍视的朋友，就该常常见面，如果疼自己的孩子，就该陪他们一道进餐，如果爱一个人，就该彼此靠近，伴在身边。那么，如果你也想再次真切地触摸生命，就像福楼拜给一位抑郁的朋友写信说的：“读蒙田吧……他会让你心情平静……你会喜欢他的，一定的。”

目 录

前言	1
1 在琴声中醒来	1
2 因为是他，因为是我	13
3 枪炮声响起，是跳开还是趴下？	29
4 探究哲理是为了学会面对死亡	51
5 <i>Que Sçais-je?</i> ——我知道什么？	69
6 我跟猫玩的时候，焉知它不是也在跟我玩？	85
7 与他人交往，打磨我们的心智	111
8 哲人之石	141
9 男欢女爱	157
10 熟悉的手的触摸	175
11 一条狗，一匹马，一本书，一只杯子	201
12 经验	227
图书选目	261
插图来源	271

在琴声中醒来



19 世纪初的蒙田城堡。选自 1842 年威廉·哈兹利特所编的《蒙田文集》